





夢溪筆談
舊刻
四冊

夢溪筆談卷七

沈括存中

象數一

開元大衍曆法最為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考
之曆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歷官皆不能知奉元曆
乃移其閏朔熙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手
時閏十二月改為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曆比來
疑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新曆事下
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
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

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為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
至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

亥

登明

宗

無名

為正月

將戌

曰天魁

為

正

月

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

又謂之太陽過宮

合神者正

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

正月日躔誦訖

二月日躔降婁之類

二說一也此以

穎帝曆言之也今則分為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

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誦訖春分後躔降婁若用

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

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應太陽以理推之發

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

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

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是盡理

言之并月建日須移易緣目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

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

分後四日方合建卯分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

與太陽相符復會為一說然須大改曆法事事厘正

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于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

起于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於輿鬼北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

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
召萬物胡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
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
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光六月萬物小盛
故曰小吉七月百谷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乙八月
枝條堅剛故曰天圓九月木可為枝幹故曰大衝十
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
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為酒體以報百神故曰
神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子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

醴

衡當作前字反
誤

兆景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名故曰登明天魁者斗
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
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戌故曰從魁斗杓一星
建方斗魁二星建方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歆
生故傳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
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
勝光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光焉
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
建也斗杓謂之剛蒼龍第一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
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

卷之二

三

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
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流北方之中上帝所
居也神后帝君之祿也天下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
名之

六壬有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實人為之

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

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后

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謂未

申酉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處五星

對則逢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

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

空者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

君者過之乃吉一將前一火二木一土間之後當二金二水

一土間之真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三合二神差

事以辰名者為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畧舉數事十二

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

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

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

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

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

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
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
二干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
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
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
至辰則四時畢見
故日出之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為之長二
舍星大火為之長三行星辰星為之長故皆謂之辰
止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為經星之長大火元工
之產故為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
辰故為行
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

土數以為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
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
生五而成十合之為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生數
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
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為圖其理可見為之圖者設木
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為
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為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
并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
之數為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

揲著之法四十九著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

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
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
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
之數也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虛跡然數者甚微者非考曆所能
知况此但跡而已至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
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况得其粗也
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曆以知之曆
亦出乎憶而已予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乎中金
火合于斬必岸真宣明景福明崇欽天九十一家大

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秩
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
黃道之止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
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
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惣謂之一宮然時
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
差別前言星曆難知唯五行時日為可據是亦不然
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
盈度為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為陰二分行平度殊不
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于前月行盈度為陽望後月

行縮度為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
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
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
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
一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
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四時邪又如春為木九十日
間當疊疊消長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
時頃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盡者

曆法布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
辰刻襄抄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故從成者斗魁所

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
但春為寅卯辰夏為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
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顛帝曆冬
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
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
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闕造曆有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筭至唐一
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闕曆法極疎蓋當時
以為密耳其間闕略甚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

子虛
斗女
子虛
斗女
子虛
斗女
子虛
斗女
子虛
斗女

知黃道歲差至北齊向子信方欲知歲差今以今古曆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闕之曆八十年自已差天度兼餘分疎闊據其法推氣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筭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機衡是也渾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續所為及開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機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為高等漢以前皆以此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且以機

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雜考星曆以機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游轉乃稍稍展窺管俟之凡曆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中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為一圓圖為一圓規乃畫極星于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為二百餘圓極星方常循圖規之內夜夜不差于於熙寧曆奏議中叙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繆曆家言刻漏者自顯

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少漏
之術皆未合天度于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
下漏九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曆
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
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水澁
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
天運已暮而日已至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
運天運求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
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泯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
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

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
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
觚而不圓縱有強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
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
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
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為體楮
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筭有數
無筭數則不能成安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
均以安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數疎相因以求從相
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

秒刻之間消長求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襄循環
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
者有所未知也以自襄生日積乃生日襄終始相求
迭為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
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筭之理者不能與其微
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官及予所著熙寧畧漏四
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
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
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

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一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

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

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替當者止二十八宿而

已度如傘撩當度謂當正傘撩上者故車蓋二十八

引以象二十八宿則予渾儀表議所謂度不可見

凡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

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出當度
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

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

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光之初

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總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俱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日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近日蝕當

月道自外而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內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布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

鳳于飛和鳴銜銜間于兩杜為公室輔身之喻攘公
之翦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窺尾衡流而方
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實乃自後喻大橫度
度于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
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
術莫有傳者

北齋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充速
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曆其前必有生如子
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

旱蝗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
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
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
之民皆病濕泄邪至於一邑之間而陽雨有不同者
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風物理有常有
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
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後逆淫鬱
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風而
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蟬不而無風此之謂逆
太虛埃昏流水不冰謂之從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

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零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
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裂埃昏時作之謂此大過
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厲應
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
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證然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
至建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
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二日候已見期在明日眾以
謂頗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陽燥豈復有望次日果
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云者後氣已効但為厥陰
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有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

太陰得仙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
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
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之氣厥
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叙也故謂之正氣
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
天數始于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于二十六刻丙寅
歲始于五十一刻丁卯歲始于七十六刻者謂之客
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
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

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
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
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之客逆主之氣為
害暴逆客之氣為害除調其主客無使傷冷此治氣
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
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
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
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騰蛇少陽相火
之氣也其在於人為腎腎亦二左為太陽水右為少

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為雨露以滋五臟上下
相交此次離之文以為否泰者也故腎為壽命之藏
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
腎為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唯
人為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入之中莫如君何
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
衛居入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
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
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
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官

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為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
所冲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
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以
無所守為守唯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
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
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為之名意可到則不
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陰說陽以進
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
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

陰逆之理皆有所後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
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
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
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
皆謂之少陽少左初為震中
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

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

故其數六十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為之主巽

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為初為巽中
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

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
純多陰盈盈

為老故老動而少靜言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

辭皆六九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
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日以
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
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夫曾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
也復始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
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
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
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陽
六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

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二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
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夫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於
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乎後因見兵部外郎秦君
玠論夫所談駭然嘆曰夫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
人授此數曆推往古典裏運曆無不皆驗常恨不能
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畧已能洞言凶之變此
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
言性廉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夫與玠皆已死然不
知其何術也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道高二

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托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大使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為之是夜月果不能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姜曆術知崇天曆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有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荆却今又假穰禳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及蝕東方不効却是蝕限大強曆官皆坐謫今監官間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加二刻苟

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以紛紛卒無巧筭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曆始知舊蝕法止用平日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曆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不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皆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也又旗旒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隼蓋兩

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象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私歲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喙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管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

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有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管達之故黃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大簇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或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均一其上以水平其際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

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

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

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

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交乾之氣也右三柔

交坤之氣也乾之初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交納子

午乾初交于中交交于坤生坎初交納寅申震納于

道申易上爻交于坤生艮初交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

交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交納丑未坤之初交

交于乾生離初交納卯酉巽納丑未故也中交

乾生兌初交納己亥亦逆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

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

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交次中及末乃至此文

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

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

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谷之實皆倒生首系于幹其

首皆在下上抵于顛處反是根人等禽獸生胎亦

夢溪筆談卷七

夢溪筆談卷八

象數二

沈括存中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
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律數者八十一為宮五十四
為徵七十二為商四十八為羽六十四為角此止是黃
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為律數如五
十四在黃鍾則為徵在夾鍾則為角在中呂則為商蕪
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
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

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无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母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簇當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八九言十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於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豐瓦皆取其無理則不隨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為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為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官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

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急音從之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為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為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為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為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此赤筭黑筭以別正員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謂實有九道甚可嗤也二十八宿為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事有十七度半甯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為去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

度數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為宿唯虛宿未有
奇數自是日之餘外曆家取以為斗分此也餘宿則
不然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
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
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
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行度稍速以其
徑絕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
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曆氣朔也正但
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

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氏曉夜半月及五
星所在度抄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書
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筭日綴之古所謂
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
知曆者惡朴之術過已群沮之屢起太獄雖終不能
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但增損舊
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曆術今古未有
為群曆人所沮不能盡其藝云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
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

雲物祺祥及當夜星吹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
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
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司寫奏習以為常其來已久
中外具知之不以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
曆所筭躔度騰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
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
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
孔挺晁宗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
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
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為玉
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
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卷九

人事一

沈括存中

景德中河北用兵 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
寇忠愍贊成 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
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為而準方酣寢於中
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
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為中允亭
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為集賢校理直

待 沒

舍入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
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太
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
德許之舉子曳欄拜于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
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設皆之禮宜少降
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
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總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
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
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
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
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
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
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
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為考官必
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以獬者枉遭斥逐既而
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樂累
為國學第一人驟為怪嶮之語學者合翕然効之遂成

德

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特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庠公曰徐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曰論主上收精歲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不以公為知言

權為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燁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為蘊人莫不以公為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

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
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為太常博士通判兗州
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
當別墨令取一丸墨頰楷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
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
貴達即日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湘潞公自慶曆
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
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
此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

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亦不以處歸語其妻其妻
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
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
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收延政部將適主
是夜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
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運幸赦之妾夫婦罪當
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同百姓死誓不
獨也詞氣感發于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
城獲全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
連氏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

翰以圍為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饗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妻其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人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縱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為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

王文政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黑夜羹中公唯啖飴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飴可具粥其子弟懇

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搭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依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何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
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
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
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即君素未嘗
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
飲酒意亦以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
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
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
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
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

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
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
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果肴者
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
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畧不揖客曼卿
獨出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騃殆不分菽麥
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
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
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穎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即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
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
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
頗蕭麗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
之因其人笑曰公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
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
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
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
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
人借此屋遂居之唯有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

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
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
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富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
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
為也問頗觀書否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
曾有人惠一書用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
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
不知所在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
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
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喜誇唯實

盜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徑還
未嘗僥遊一歩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
與官屬閑話輒遂及此不覺兀肅然頓志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
夫至今居者為多繼而為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
年文潞公守洛又為耆年會人為一詩命畫工鄭英
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
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
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儀大夫致仕
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

書監劉凡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儀大
夫致仕至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
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
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餅令空
腹飲之可以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
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
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

飲一盃因各出數盃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做為
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
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叙
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
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增賜近臣即謂此
也

李士衡為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為副高麗禮弊贈遺之
物士衡皆不閉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
者以士衡所得纈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
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
爾船重必難免副使蒼惶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
便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點檢所投皆
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
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為
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
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為宰相藥第安敢自期
身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
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

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
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
座者有司憲之近歲遂上令解頭入見然工不減數
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
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
班綴而罷每為閣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
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 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
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素擅減稅額方贊以
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

復循為國之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
贊始唯江南福建猶循旧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
永式方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
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為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
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
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
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三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
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

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辨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頽面公曰天生黑於于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曼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曼怒其涉水冰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

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為其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那原耕而得金擲之墻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也

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巖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

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辟子之席于西廡人
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公曰此造宅者指
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
為他人所有今資政殿李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
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
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
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
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

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
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
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門日聞降麻士大
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
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者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
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
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間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
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
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

向敏中大耐官職

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

元年八月敏中如右僕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如僕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

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有副章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

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待

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

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

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

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

賞弥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

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

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臣若

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

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正吏部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

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

號州翰林李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

公儀曰駸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

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鈔副使疏決獄囚

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駿至
定治事畢瑋謂駿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
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
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
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
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
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駿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
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為公言瑋在陝西日河
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
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

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
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
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
致之不可得乃使善書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
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
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皆如其言也

各守本官罷

四人夏守贊駿陳執中張觀康定元年二月時贊加節度罷為南院駿執中觀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
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

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具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抄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為一菴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醉 仁宗愛其材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侍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家曰責貧唯此飲器願以贖行丁

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推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為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朱壽昌刑部朱侍郎異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謂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

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
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為司農少卿
士人為之傳者數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
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為
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間訪隣翁而翁
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
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
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
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
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美行遂為之闢略其後廷式
管幹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
為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
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襤自擁車以入欲
以此駭眾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
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復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
不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卷九

夢溪筆談卷十

人事二

沈括存中

蔣堂侍郎為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且敢曰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早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沈必隸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隸者遂為之延譽後卒為名臣或云乃天章

閣待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傅士多過惡常懼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昇坐聽事召醫傅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墓土著床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

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嘗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敵詩如何公曰不曾讀其詩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

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
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
日可驗賈文元時為叅政與有章有旧乃薦為館職
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
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
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
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
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
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為驗也逋高逸倨傲多

所學唯不能慕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
擔糞與着屨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
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
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
時龐莊敏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
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
也此人必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異日復進敵

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
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
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夢溪筆談卷十

夢溪筆談卷十一

官政一

沈括存中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
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
之便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
商人頗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
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弄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為見錢為一說犀
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

謂緣邊入納糧章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

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爾後又有并折鹽為四分法

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

說者乃是三事博羅為一說便羅為一說直便為一

說其謂之博羅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

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椿見錢緊便錢緊茶鈔錢謂水路商旅所便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推務

然後召人入中便羅者次

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筭請慢便錢慢

茶抄及雜貨慢便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直便者商

人取便於緣邊入方能契能行下北至則粟價已增

所以常得貴售是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

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

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

數第五價即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

即糴第二數乃即馳布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

糴盡極數其餘節汲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

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向

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

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

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圈之仍於卷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間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歛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今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歛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糶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歛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必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糶數足然後聽便糶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糶故邊粟常先足不為諸郡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請求會左遷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斲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為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謙也予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蕪密則矢石相極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下乃

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疎若敵人可到
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利其角謂之團
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脚但
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為法
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
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
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
貴賤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司建議併合
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為

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盜翹則致重複此
亦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曾所駁壽州
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
刑曾駁曰歐妻之父母即是義絕况其謀殺不當復
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唯一子明
日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曾駁曰其
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
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
死者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鹺鹵不可藝植并泉惡是惡鹵景
德中議遷州時傳者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
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無以異於舊州鹽鹺殆與土
半城郭朝補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
粗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之北有
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庶正當除村之口
與祁州永寧大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豈
城李晏者潛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
當者募年之後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謂免官二
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二品叙之免所居官及官
當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從見
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徒為之蓋有
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
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
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為一官勳官為一官二
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于考其義
蓋除名叙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叙從四品於正八
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

重於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雖不用然用法者
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抵牾予檢正刑房工
事日爭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六體類敵
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
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為
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為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槩闔于
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
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勅真卿守潤州有鬪歐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歐者出錢

以與後應者小人斬財無不惜輸錢于敵人終日紛
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
里無敢逆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
紲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凶
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
奸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已
事法著于勅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遞最遽日行
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

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
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
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
粟乃募民存餉為述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
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
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
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
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

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留易飲食工技
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方人荒政之施
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正之
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
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
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携五日乾糧人餉一卒
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若計復回只可
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三斗

三人食日天升八日則一矢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造
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

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十八日日程日食四升并糧

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前六日半

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四升并糧又減一夫給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

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前六日半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并回程

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極矣居與師十萬輕重三之一

止得駐戰之卒五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

復加矣於回運六頃有接卒緣運行死亡疾病人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準接卒所費

運糧之法入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

負糶汲減半所餘皆均在眾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

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

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

乘運之則馳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

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特畜多一畜死則并所

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常寇掠邊臣荷務懷來使人招其

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劬而為之者不得已又以

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告其人纔殺掠若干

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

見給互相計校為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

後凡給四日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為盜悉

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父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重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三第三舊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

超謂之曰節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一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兩節自為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為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漑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其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未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

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路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襄劔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隴縣嘗有歐人死者處厚往

驗傷以糟截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亦辦也新赤油織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錢唐江錢氏時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千餘行謂之澆柱寶元康定間人有敵議取澆柱可得良杉數十萬杭帥以為然既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澆柱一空石堤為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為患杜偉長為轉運使人有敵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為月堤

以避怒水泉水工皆以為便獨一老水工以為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眾人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歲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澆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為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都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

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遺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河北鹽沽 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賈販唯收稅錢不許官催其後有司屢請閉固 仁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中復中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 兩朝聖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夢溪筆談卷十一

夢溪筆談卷十二

官政二

沈括存中

淮南漕渠築堦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惟漢傳召伯堦謝公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堦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又侍禁陶鑑始議為復闡節水以省舟船過堦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闡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闡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

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
神召伯龍舟菜蕘諸壞相次廢革至今為利予元豐
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卧石乃胡武平為水
閘記略叙其事而不甚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
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
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衆
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
人獨何以知其為夫叔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
婦人與聞其謀

慶曆中議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茶
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價未甚有
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
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職之於商價今為
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
賈施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有稅即
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

上意皆露章關封府放稅過有旨下京東西兩露諸
州選官覆按內豪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

知亳州王其英公在幕下莫愛其議度常以公相期之
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
少有高下其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
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
真宗即位其擢冀公為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
時朕亦自危懼欵若小官敢獨為百姓伸理此大
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萬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
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間至三百万貫熙寧六年以
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
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
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
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二十七萬一千百五
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
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統禁推時取一年最

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

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嘉祐二年以十

五百二十七除九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四十四萬
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貫五百

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數除川茶外

通商後采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

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

四百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外

三百八十後累他減放至至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

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斬口各置權貨

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太平興國二

年剛定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

園戶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

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列軍始是

歲罷諸處摧貨務尋復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錢以

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為額至嘉祐三

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中間時有

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

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

又改立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

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

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採引

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祐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

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軋興元改
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
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
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
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敵官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
樞密副使張鄧公叅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奉
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買西
上閣門使薛招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
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筭茶
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三
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
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
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租額錢一百
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
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
納潭岳澧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
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租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
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
三百斤半鄂州新口租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

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為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與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祖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

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字安場買茶二千二萬八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一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十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

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向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千六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斤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

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九廢州軍監三十一儀

滑慈鄭集嵩軋儋南儀復春陵憲遼實壁

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門廣濟高郵江

陰富順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晉州

趙州新

河南	達州	隨州	橫州	澶州	汝州	梓州	平昇	州	晉州
洛陽	仁岩	光化	永定	五領	龍興	永泰	昇平	鄒州	康州
陽維	岐蜀	邢州	宜州	洺州	懷州	秦州	春州	廣州	磁州
氏伊	揚州	縣堯	州金	州臨	州武	州水	州銅	州信	州昭
關穎	州廣	平山	州城	州名	州武	州水	州陵	州會	州德
濱州	趙州	鄉任	述昆	丹州	道州	滄州	北京	河中	華州
相安	州相	保澤	汾州	州雲	道營	州臨	經大	永河	州南
成都	州皇	同州	州義	州汾	州道	州饒	明城	永水	州德
州犀	州榮	州夏	州孝	州川	州營	州安	永水	永水	州南
州宜	州文	州嘉	州義	州路	州道	州武	莫州	永水	州德
綿州	州慈	州平	州林	州黎	州黎	州武	州鄭	永水	州平
州昌	州吉	州秦	州延	州城	州黎	州武	長州	永水	州平
州高	州文	州道	州水	州瓊	州黎	州武	州右	永水	州平
州禁	州城	州長	州豐	州火	州黎	州武	州長	永水	州平
			太原	州火	州黎	州武	州長	永水	州平
			晉平	州火	州黎	州武	州長	永水	州平

州	陳州	恩州	州	州
并公	南頓	清陽	流溪	溫州
寧化	州桂	熙州	利州	閬州
化寧	州仁	州道	州蜀	州晉
乾寧	州永	州秋	州許	州安
寧阜	州寧	州道	州許	州復
真定	州雲	州抱	州許	州復
并隆	州忻	州衛	州許	州復
荆南	州襄	州衛	州許	州復
建寧	州定	州衛	州許	州復
長州	州劍	州衛	州許	州復
麻陽	州門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關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漢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陽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川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果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南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號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成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果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新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涪	州衛	州許	州復
	州州	州衛	州許	州復

夢溪筆談卷十二

夢溪筆談卷十三

權智

沈括存中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為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則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醜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

如此數月并榦為之一新而後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之作声傀儡子粗能解其一二其寃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為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聞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

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遠声鉦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声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為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令節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

軍官三夜鄉食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
林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行酒少
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
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偵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值虜兵
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
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
而歸瑋不答使人俟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
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
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

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
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
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
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人之比其復來樂行
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
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有任術者常為延州臨真尉携家出宜秋門是
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墜
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鳴尾市人莫測皆隨
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

其地多山嶮不可登由此數為訟者所欺乃呼訟者
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貴爾半尔所有之地兩畝止
供一畝慎不可欺欺則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
有供半既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
戒尔無得欺何為見負今盡入尔田矣九供一畝者
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者其權數多此類其
為人強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問雫何者是
獐何者為鹿雫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是鹿鹿邊者
是獐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
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
之決死生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
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能
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
我尉馬前決死生乎偷曰若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
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過強寇聞矛刃方接寇先
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堪首後有一壯
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噴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繞出口
牙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

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為害石之大
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為縣令乃
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害之水
患遂息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
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驛州取地圖是
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欵蓋見兩浙所供圖做
其規模共造及圖至鄴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成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雍遏山

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
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
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
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
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
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死青亦不從以謂趨利
乘人不測之城非大將軍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
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
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壁壘奕
奕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繫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

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隣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豬水為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遊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為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為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澗皆以徐鮑沁唐等河叫候雞距五眼等泉為原東合滹沱漳其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沉遠澗東盡滄州汎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為渚潦闊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為藩

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為沃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游民亂賊煮鹽頗于鹽禁時為寇盜自為渚樂茹鹽遂以而魚蟹菰蒿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為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層樓櫓甚浙帥携寮客觀城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

日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于
內耳蓋指宣卒將為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
揮徐綰許并思拔宣卒為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
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為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
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湖度河入延
福縣自鐵茄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
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
據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
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眾寡若先據石堡

眾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
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
無定河川中數所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
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
謂之羅九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舊城耳本道
圖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計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師遣別將
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
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業射虜多
死遂相擁而潰

蘇州至昆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涉以
欲為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敵
計就水中以蘆條芻藁為牆裁兩行相去三尺去牆
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澆水中築此實遠條中俟乾
則以水車畎去兩牆之間舊水牆間六尺丈皆土留
其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
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為利
寺元則守雒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
而以遠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
以果為夫香爐陳於廟中

病

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
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牆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
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恠之則今雒州北關城是也大
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
功時人有語云用得着敵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
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
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
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為盜者摸
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

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
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
囚無墨許之遂承為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
古之法出於小說

熙寧中淮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
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後相視其
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
遂涸急使入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
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
息可塞眾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惠為邊患种世
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
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
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
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
野利常為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
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晷
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
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
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

任錦袍真金帶吃暑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
為白媿諧死設祭境上為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
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
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九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
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
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
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二以至不能軍平夏
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
其功贈觀察使

